



四朝聞見錄卷丙集

褒贈伊川

龍泉葉

紹翁

紹興元年九月朔日勅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  
聖人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已  
以為人其歆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  
孰從而求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  
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  
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覆無所為而死其禍  
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

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  
侍講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由其外  
以察其內以其所以為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  
之學可信而可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  
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其名以為自售外示  
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姦猾遂使士聞  
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  
閣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  
在彼也尚其靈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先是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啓上追褒元祐諸

臣乃有是詔中興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作九  
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詔下爾是月癸未秦  
檜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林通為中書舍人  
當草制詞皆度越常法嘉加定十七年四月聖旨  
伊川程灝紹明道學為世儒宗雖屢褒崇而世  
祿弗及未足以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  
其後特與錄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  
命尚書省旋據池州所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  
位子孫具到宗枝圖內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  
次源年三十九程頤源係川頤嫡子長孫合議指揮

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侍郎  
仍差<sup>充池</sup>兗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  
錢二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赴部銓量得  
旨源補迪功郎自是銓中除二令監丞矣初源  
實往來於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誥詞云勅鄉官  
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吾思起草茅岩室<sup>穴</sup>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  
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為  
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謹處哉<sup>嘉</sup>加定  
庚辰徐公僑為江東倉跋前後二制詞曰右伊

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曰<sup>也</sup>首先<sup>生</sup>皇居洛以  
道自任元祐初<sup>始</sup>應詔未幾以問<sup>去</sup>之中興首明黨  
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刻諸  
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宗儒  
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某謹書紹翁竊疑元  
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  
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  
國子監<sup>實按</sup>實<sup>官制</sup>授<sup>其</sup>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蓋  
中書舍人<sup>王</sup>黃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紹翁又詳  
慶元丞<sup>相</sup>趙公汝愚去國侂冑始專政欲以黨

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偽學雖劉德秀從諫為是說然偽之一字以見于紹興制詞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

###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開禧間慈明陰贊寧王誅韓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湮史彌遠其一授張鑑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亟授殿岩夏震震初聞殺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

玉津園夾墻用鉄鞭中韓陰乃死

韓果軟纏地故難中

名磨刃坑鑑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為大臣且近戚未有處張謂史曰殺殺足矣史退而為錢衛曰鑑真將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鑑賈伐自言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為之事何為言功遂諷言者貶鑑於讐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批云以此降御筆付三省韓侂胄已與在外官日下出國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踈失後有帟符即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為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為

之記初者御筆皆佻冒矯為及是皆慈明所書  
發斌排韓車詔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韓倉  
忙曰御筆我所為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  
使鄭不從曰我當出北關門韓第如何出  
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  
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時錢  
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而問之曰  
可事否震曰叱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  
而再拜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未露象祖  
許之後衛湮又以同謀誅韓忌史史故黜理事

在乙集鑑後以旨放還國史變栢法又欲謀誅  
史故貶置象臺先是有告御批之謀於韓者韓  
答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者甚苦皓者即佻冒  
始於自強謀薦林行可以為諫議大夫欲於誅  
韓日上殿一網盡掃象祖以下出國中韓居中  
應之幸韓不得入內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  
寧門入斌發必不覺則謀韓者糞粉矣然誅韓  
之計甚疎王大受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做  
秘行之事於掌幸不敗爾敗則慈明景靈始哉  
時寧皇聞韓出玉津亟用笈批殿前往追回韓

太師慈<sup>明持</sup>笈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已  
殺兩國一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  
皇投淚而止慈明遂笈去

### 逆曦偽服印

開禧逆曦既誅偽內史安云丙函其首偽服宮  
號來上以首付棘寺偽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  
庫吳鋼為倅吏昏未以<sup>時</sup>入庫急持未視紹翁亦  
因以識其物袍錯黃袍徽赭領借赭領徽黃官  
號用黃絹折角為四文曰出入殿門虜授以印  
鑄用今文曰蜀王之印<sup>堂</sup>儻如今文思院給降式

曦自鑄塗金印文王蜀國制勅之印

### 萬弩營

紹興末孝思<sup>宗</sup>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矣  
未成泗州甲申與虜鬪皆有功<sup>水</sup>心錢表臣墓誌

### 來子儀

來子儀與周洪道質布衣交洪道既樞使子儀  
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加會門外表忠觀洪道  
欲因間薦之於上特奏假<sup>大臣</sup>出門訪上問以  
為何洪道<sup>奏上</sup>以訪子儀上有肯不復問子儀謂誰  
與子儀極<sup>置酒</sup>歡道故舊外云<sup>示</sup>以近詩子儀盡卷則

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漫不逮於昔人以為向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

### 朱希真

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任上改容而許之

###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尚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

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之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疾<sub>惟</sub>數證亦天下一藥曰此藥之本也本除而病去之矣<sub>冠</sub>

明事出水心先生為墓誌

### 秦檜待虜使

紹興金國使持盟書要玉輅以載百官朝服迎於麗正檜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輅雖不用虜使心欲百官迎拜檜許之翌日命省吏雜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虜使造庭訝百官<sub>以</sub>立班上既受書畢百官呵殿



綴虜使以出虜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  
始悟秦計又虜人至庭必欲上興躬下殿受書  
左右相顧莫敢孰何時王汴在班內起而語虜  
虜計實有書無書虜遂出書示之汴奪書而進  
淵退朝錄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已卯上  
召王倫于朝以策動之虜使使連許明其詐既晚倫見虜使受書納  
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檜未有以處給事中樓韜  
舉諒陰三年五年之說以語檜檜於是上不  
出而檜攝冢宰即殿受書以歸虜始知朝廷有

人紹翁嘗疑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  
遽如淵之論有據甚明若使館授書則省吏與  
奪書之說真齊東云

真文公謚議

紹翁甲集載真文忠謚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  
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秩併沐示教  
記載詳情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  
補放失非細故也請逸抱才蓄學含章還處著  
書以待來世當於左人古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  
山謚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為博士所訂

文忠二字寔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已為太過然予此謚者上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為當當時却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架閣公即志道嗣後八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友嘗登西山之門者頗於稱尚當候稍間搜索副墨錄以求教紹翁適感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程公嘗歷兩制世號為滄洲先生

悼趙忠字詩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字學學諸生教陶孫

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坤如何群小恐

流言又曰群邪相煽動言狼胡無地居一作姬且魚腹

終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

存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又曰休

末世孫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

復存陶孫知詩必已為韓所據則捕者必至急

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捕者與交臂聞以教

上舍在否教時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

孫亟亡命歸走閩捕者入閩待之入都至都以

書祈哀於韓謂詩非已作韓笑而命有司復其

貫教孫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諸  
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寔其詩  
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初識南岳  
劉克詩士人陳宗之喜而詰宗之曰且喜潛夫  
克莊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癯翁福唐人

### 鵝鵠詩

東南之俗以養鵝鵠為樂群數十百望之如錦  
灰褐色為下純黑者為貴內侍蓄之尤甚養之  
既則寓金鈴於腰飛而颺空風力鈴振鏗如雲  
間之珮或起從鳳山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鉄勒

金狨似錦鋪暮收朝旂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  
燕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 宮鵝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鳳山中林木翳如鵝  
以千萬朝則相呼鼓翼以出啄於近郊諸倉昏  
則整陳而入噪鳴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無山  
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又以二箇之逼聖思逸  
不悅命內臣張去為飲修內司諸見聚彈射而  
驅之臨平赤崖間蓋去闕十有五六里未幾鵝  
復如初彈者伎窮宮中亦習以為常唐人詩多

用宮鴉蓋唐宮闕依山云

田雞

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  
有禁憲聖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申嚴  
禁止之令都人習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劉東瓜以  
寔之寔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東瓜黃公度師  
閩以閩號為多進士未必諳貫宿戒庖兵市坐  
魚三斤庖兵不曉所名編問時諸生莫能喻時  
林執善為州學錄或語庖人以執善多記庖人  
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庖人如教

納入黃公度笑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執善言  
黃公遂館於賓閣云執善記博而懷奇為南宮  
第一試聖人脩道全美論至今學子誦之有林  
省元文衡事鑿行於世驪塘范先生稹第蹇塘  
和與之同年視其手如龍爪而毛有蓋林氏之家  
與廟相直其母誕執善之夕嘗與神遇終為閩  
名儒云惜乎強售人歸以為妾其夫怨言執善  
為有司杖之抑鬱以死執善亦其其後死云吁  
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以矣

史越王青詞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間見以為出於  
余公天錫之父暨備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  
表蓋青詞云反本狐丘寓試試獺祭念此圖門之  
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尋歲月八  
十有三未有其對納齋馮端方在坐應曰補報  
乾坤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語中亦載謂其本  
於古人之聯未知前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  
胡玘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  
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二字  
非是其易為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為同氣後

繼其父季云

司馬武子忠節

中原既陷虜忠義之士欲圖其國挈家而南向本  
朝者多甚蓋祖宗之澤時猶未泯也謹按韓太監  
玉所記云初司馬池之後朴字文秀借兵部侍  
郎使虜虜丞相燕國王完顏宗韓見而異之因授  
以尚書右丞朴不屈然猶縱其出入虜中生子  
名通國字武子蓋本蘇武之義國有大志嘗結北  
方之豪韓玉舉弟事皆未得要領紹興初玉繫家  
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猶

在虜中以弟故與通國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  
遣張虬侯澤往大梁問璘璘因扇贈玉詩云  
噫鳴雁落江濱夢裏年來相見頻吟盡楚詞不  
得夕陽愁殺倚樓人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  
復遣侯澤往大梁諷通國璘等行至亳州為邏  
者所獲通國璘與嘗所與交聶山三百餘口同  
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先是虜主完顏褒  
之皇太子以都元帥晉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  
以是月十六日交事澤與通國璘山謀率壯士  
百人袴伏短兵畢趨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

則大事可就時留守左右與通國結盟者三萬  
餘人而澤敗於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圖藉與券  
立焚之獨罪首事時魏公開督府於丹陽蓋以  
右相出使巡遑回也聞之盛歎云某人見上當  
白其事而旌之會魏公中道罷去玉亦竄責嶺表  
通國之姪孫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張巡傳  
而不為許遠立傳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未能  
盡白於世遂叙於巡傳之後使後之人知遠之  
不屈於賊如此夫為士而知順之理殞其身而  
全其節此固人臣分內之事其無後之人以發

揚之則忠肝義膽將遂泯沒豈不痛哉吾吾祖  
尚書靖康間奉使金虜辭氣激烈謀畧深遠雖  
不能過其方張之勢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  
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懼死高宗加謚忠  
潔褒贈之典極於一時繼又采擇著之國史吾  
祖之節無遺憾矣若季武子埋跡腥膻一心本  
朝起義未成遽遭屠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尚  
書希呂書其畧雖未能載諸史冊而節義之名  
庶幾不至磨滅韓昌黎以張許二家子弟才智  
卑下不能通知先志為羞今季父節義未能彰

彰於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傳則是亦張許二  
家之子弟也敬以玉韓二記刊諸琬琰以備異  
時高人義君子發其潛隱云王公希呂為之序  
曰昔予居鄉有陝右林虎臣者自西而東至符  
離家焉其家鄰居數月稍熟因詢以西事林辟  
人曰去年逆酋傾國犯淮南吾鄉之豪共千餘  
人倡義而起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收為批元  
擣虛計不幸事未成而幾已露司馬氏之家數  
有指殲焉俄其徒已變姓名携妻子因得出門  
以至於此予因歎曰忠孝之節其萃於司馬氏

乎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迨事四朝惟忠惟孝  
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效  
死虜庭事雖未成亦可謂是足以似之繼志惜乎予在  
虜中不能為作傳姑記其畧以俟詢訪王希呂  
記紹翁竊為通國魏公之間歎掩襲大梁以相  
應虜之知豪傑必出於此故遺其子乘十六傳而  
來亦神矣通國知其志宜息謀可也為忠義功  
名所激願出於此惜乎紹翁謹按韓太監所載  
謂魏公於甲申歲見璘詩因遣張虬蓋侯澤隆興  
二年也隆興元年癸未歲魏公開督府次年甲

申兵敗王汴之和議遂成通國敗于三月魏公  
罷於四月相去一月事耳後以保保信少軍節  
度使判福州

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  
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讎朕不及身  
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  
銳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相時之宜  
審天下之勢以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  
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  
還園陵未肅者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



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謀臣外無謀將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連干戈以攻大嫡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揚之謀眩於北人北誰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敢嘗試為之而微幸其或成臣竊以為未便上皇親觀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

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四方勇士燕冀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沒尺寸土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為後圖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不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浚事力既備苟有可成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上遠征而上皇

獨番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上  
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部十萬進取山東  
史公豈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  
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終六萬  
耳彼起為是懼耶况淄青徐鄆等郡雖盡克復  
亦未傷於彼彼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  
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  
江上乎詰難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浚曰明  
公以大讎未復決意用兵此寔忠義之心然不  
觀時審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讎之名耳誠欲

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下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  
利明公當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  
老矣史公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力也而當時歸  
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明公能先立規模  
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為  
之浚默然乃見上曰史詰之意已不可奪惟陛  
下吳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師矣其年  
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  
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相遂力請罷歸

未及 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  
者不勝數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  
罪已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撓  
敗自劾矣

### 寧皇登位

前載憲聖策立寧皇事雖黃屋初非堯心而天  
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麗  
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王沂即光皇亦  
屬意焉書畧曰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  
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

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夷狄亂中國之漸也又曰陛下踐

又曰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踰弱玉冠冊之命未

布而青宮之席尚虛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

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

不測之變探之游言殊有驚悸採之國論曾無

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

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欲聞之未敢遽信

今既日久不容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

之心憂疑萬狀燕宮聞之寧無懷式乘輿聞之

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

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聞於時陛下謂孝盡

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祖為父

之道也上此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子為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乎否也問

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

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矣仍

有父也猶不敢言矣為臣之言不通於為君子

之言不通於父為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

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

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

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

首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

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

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公主之里人陳

貴明為跋其書云懶菴趙蹈中載寧廟之立寔

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

一時之危疑蹈中所載寧廟堂登極之詔遲下

數月襄州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

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

陽士人陳應祥隆連北方鄧州叛黨亦殺守臣張

定叟用編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襄以順

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  
謀旋為其黨所訴定叟臨閱教場問之曰朝負爾  
耶太守太守負爾也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  
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体若  
肢者有某賞賞發陳之篋惟編中数千云先是趙  
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  
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嘉士人子夢憂桂嘗以  
其書彙示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薛然曲  
突徒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葉洪斥侂胄

洪字子大為紹翁鄉人且年少負才不羈慶元  
間疾侂胄而未有見問洪館於韓氏即侂胄族  
子蓋駭兒也以后戚預內宴洪代為之書徑入  
御寧宗其最切至云侂胄弄權不已必至弄  
兵寧宗以示侂胄侂胄迹所為書則洪也除名仕籍  
編置年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定盡復後其官併理  
編置以為寔厯僉書邕館事洪旋終於任

景靈行香

百官赴景靈行香僧道分為兩序用其威儀呪  
語初僧徒欲立道流右且云僧而後道至交訟久

之秦檜批其牘云景靈太乙寔崇奉道教之所  
道流宜居上至今定為制云紹翁以為祖宗在  
天之靈必不顧顧歆於異教且市井髡簪之庸人  
宜皆斥去近者淳祐進書例用僧道鐃鼓前導  
朝廷有旨勿用蓋得之矣惜未施於原廟

### 王醫

王繼先以術際遇高宗當高宗款謁郊宮僅先  
期二日有瘤隱於項將不勝冠冕上憂甚詔草  
澤繼先應詔而至既視上則笑曰無貽聖慮來  
日愈矣既用藥瘤自項稜於肩隨即消若未嘗

有上遂郊見天地上嘗有瀉疾召繼先繼先至  
則奏曰臣渴甚乞先賜瓜而後靜心診御上急  
詔太官賜瓜繼先先食之既上覺食其瓜甘美則  
問繼先朕可食乎此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  
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  
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  
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此暑乎爾太大率皆類此  
其後久虛東宮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安置福  
州因家焉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  
藥多益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

至大漸孝宗欲僂之市朝憲聖以為恐自此醫者不敢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涇先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傳瘡若未嘗杖者後放還居天街獨榜於門曰四朝御診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慙甚寧皇患病召曾醫不記名入視曾診御畢方奏病證未有所處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曾防禦官家喫得感應丸否曾連稱喫得慈明又諭以須是多把與官家喫曾乘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寧皇進藥如數瀉旋定又進二百丸遂止曾時坐

韓黨被譴上遂于其元降秩上更壞三秩寧皇不豫滋久謂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診訖鳴咽不勝上曰想是脉兒不好也曾出自診其脉謂家曰我脉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米南宮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脉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丸子否米對以正欲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過遂廢中書要務途之運帷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歷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

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  
人家一姝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值售者漫索錢  
萬米以三千酹直持歸調劑以供史史未敢嗜  
有閻者亦疾痿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  
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即輕遂內引及史疾再  
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

### 高士

孝宗聖性超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內景時詔  
山林冬養者入都寘之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  
聖士高皇甫高士予既載其入矣又有謝高士以

從臣薦講易於宮中孝宗問以老莊之學謝對  
以人主當以君國子民為心若老莊之學其誅  
之者歟易如剛最後洒掃高士堂亦稱高士去  
其徒無甚異唯善於趨謁以故史越王尤錫山  
揚誠學陸三山頗與之游陸公嘗因齋宿竹宮  
因叩其廬有三蒼童對奕微聞松風間有絲絃  
突聲陸公心羨以為是何異神仙之居扣三蒼  
童願見高士童荅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藥處貴中  
以陸因歎息曰富士亦見禦耶笑而出宮本中  
貴人提舉亦非所以為高士矣直發陸公之笑





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聖駕至則周行視壁間  
為之歎賞知為照畫賜以金帛蕭畫無地他長唯  
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為畫爾

### 慈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經史能小玉書母張夫  
人以樂部被憲聖幸後以病中歸李氏死葬西  
湖小麥嶺下地名啟馬場憲聖常因樂部不恊  
顧左右曰我記得張家今安在左右對曰已死  
矣有女頗聰慧慧憲聖念張氏故召後人時年十  
一二嘗寘憲聖側宮中謂之則劇孩兒及既長

寧皇侍宴長樂目后有異而重於自請憲聖知  
其意遂宴寧皇而賜之曰做好看待它日有福

憲聖精於五行由此遂正六宮之位慈明所以報憲聖

者無所不至閤子內揭帖圖則吳氏之宗枝也

居則指姓名以問左右曰這今有差遺也遺未每

遣景萬獻諭時相凡除授必先吳氏而後其家先

是后葬其母於群宮人塚閱歲浸久年不知兄弟

信追備六宮禮始遣迎次姪今永寧郡辟王於衢

或謂后父即知兄也葬張夫人處蓋天造地設非

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峯為岡阜至夫人壠忽踊

去若龍昂首為嶺春陽發達夫人墳有物若鍾乳結成甕淵泉環繞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詩禮福祿未艾也憲聖父為宣靖王先嬪於金陵登憲聖備妃冊始勅葬天竺石人嶺下山自嚴陵末為戴青嶺漫蟠折有餘形若展袖為葬王處塋上有屋如堂蓋岳后篤父舊制也山接武林匯為冷泉大江西湖橫前水口俱有奇峯截秀宜其啟擁佑聽政之祥云宣靖王即今以為京師珠子吳員外是也以墳珠為業累貨數百萬王長者也間行閭巷周知貧乏者每寔金與交鈔

於橐挾蒼頭奴遇夜以出雖家人莫知也王從橐揀揀金鈔則率家人羅拜謂天所賜王行之且三十年迨蒼頭長亦號小員外為王置白器於肆以氣與售金者爭至呼以乞兒售者不能平遂持而問之曰我如何是乞兒蒼頭曰爾某年某月日不得吳員外金與鈔你如何不做乞兒其人亟釋蒼頭翌日率家人置禮拜謝王王陽為未嘗有此以謝之王知陰德已泄久則以他故逐奴云王嘗有興造有神立於百步外王還問曰爾何神也曰吾太歲君興造寔犯子故避

於百步之外由君有陰德也王篤生憲聖且哉  
事異不書於后

### 節度

太祖罷節度立推發遺與推知之類故士大夫  
作辭皆自稱曰假守非謂節度也今節度亦非  
真名存尔在推尚書上正尚書下鑄印畀節之  
外給半像律視尚書則有宣麻之異與節堂使臣  
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則上必降諭勅本年軍官吏  
軍民僧道父老如高宗勅常德府官吏軍民僧  
道耆老曰朕以為國家英相予郊祀克同寅而

竣事爰易鎮以增餘田眷為常德之邦邈在重  
湖之北載更齋鉞已錫言綸九爾年軍民迨夫吏  
士聳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  
宗皇帝皇子普安軍王為本年節度使勅曰軍  
民僧道拜勅訖用紫綾背冊列官屬姓名並圖  
經以禮狀申繳本官非皇子亦用此若經從本鎮則太  
守必棗鞅道左尉擁慧前導官吏軍民僧道耆  
老於郊外往去本鎮甚遠無復講此維揚節  
使沂中墳墓在鳳口沂中寔為昭慶年軍節度使  
今安州間因上塚知守臣而下欲用此遂禮命從

者通出間道以避之紹翁竊考本朝所以重節  
鉞而不以輕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禮而去  
終畀節度使判其郡而所謂節度俸給又漫減  
半而其位又在正尚書之下則除授之際正不  
必宣麻鎖院以宰相為之故宣惟宰相去國判  
郡除使相者不妨帶宣若它官特授者正不必  
爾况參預而下等為大臣俱用制除而視權尚  
書者反得宣鎖此皆制度因循有合釐正者節  
鉞輕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駁者有正授而中司  
卷班以出者有繳真律者是以眎推尚書為重

也余除權尚書正尚書設或未當則封駁者絕  
少未未有爭之如此力者是可訝也且正尚書一  
間即為政府節度自細轉檢校三以太尉至於  
開府上有三四轉且正尚書有不旬月致階兩  
地者為節度至開府或十年終一轉况任子京  
秩於小使臣之不同闊畧於正尚書纖悉於節  
度使愚寔未解紹興十六年四月辛未張澄以  
端明殿學士除慶遠軍節度使衆皆榮之俗謂  
之極換武或節鉞除儀同三司則謂之武極換  
文端明已視正尚書節鉞友居正尚書之下俗

以為榮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書除端明學士今俗謂無注脚端明若有注脚則降旨云某人除端明學士例並同執政危公禎嘗居著庭倩紹翁草札送之因命書吏馮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筆塗去二字謂此豈可輕以稱謂吳公鑄以保康年軍節度提舉萬壽觀薛知院極稱之曰節使觀使相彌遠都稱曰觀使相節使公二公必各有據

禿頭防禦

軍功內官雖授防團若未去階官謂上有左武大但視遠群惟近即不帶階友官非有功特轉不許去階友官俗謂之禿頭防禦使去橫榜用圓狀視從臣矣

賢良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綰表臣昨任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惠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

卷幾凡五十篇候裝標畢日依臣見進故事例詣  
通進司投進面奉聖旨依奏綯旋得請提舉洞  
霄官繳進其父所為五十篇之文表畧曰惟元  
祐之紀云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  
若劉安世之賢見所為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  
遷謫并薦士而棄捐事與志遺言隨名寢蓋安  
世既敗廢因不得召東坡嘗得其詞藁致書謂  
慮深詞達非淺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賢  
良久困場屋是也揮麈錄載張咸漢州人應制  
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

曰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于何書張無以對守  
曰載孟子注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字攏之  
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  
為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過閣第一成即  
後文也二賢良可謂有子矣紹翁竊考揮麈所  
載恭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  
史以孟子注為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高廟  
字秦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  
之差忘記所出曰吾于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  
喜孟子故不知讀是必書孟子拂袖而出人服

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于慶曆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叙泰伯文之曰天下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無擇叙其文未嘗有不讀孟子之說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亦曰曾克茂才有富國強兵三策易禮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叙

五十首其啟天命又有潛書慶曆民言寄危富孫公四書長江賦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公時集中有常語飛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飛庫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為入勤非泰伯文明甚紹翁謹按登科記慶曆二年壬午歲八月固嘗召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禹貢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庶民興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取封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



詩何以鑿空立為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  
民興出孟子此兒童之所至<sup>知</sup>泰伯縱不<sup>喜</sup>孟子  
不應父生師教以來即不許讀孟子且非孟子  
注之文紹翁竊考本朝有司命題不過六經本  
注與正義中或不出正義未聞出<sup>子</sup>史注疏者  
曾慥揮麈恐決無所據是歲慶曆二年壬午中  
選者乃殿中丞錢明逸實入第四等而魏公之  
父咸實中選于紹<sup>聖</sup>元年時為劍南節度推官  
則紹聖又與慶曆不同本朝前後閣試未嘗有  
四科優劣之題惜乎紹聖六題獨缺不載參合

登科記揮麈錄之說則泰伯所試乃經正庶民  
興出孟子正文實試于慶曆二年壬午八月咸  
試四科優劣之差寔試于紹聖元年九月同試  
者右通直郎吳儔福州布衣陳暘是歲上以進  
士策有過于制科者遂罷試山臺趙汝讀常容  
况問紹翁以四科優劣之題即答之以見於揮  
麈所載寔出於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  
句云汝讀即閱孟子得之因歎有父兄以來尋  
此題不見今乃得之於子因歸而著此以祛後  
人之惑 猶有三則續刻

第壹則

自紹興二年復制此科士無應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則眉山李廌也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詔凡一再下時科目以廢士皆不能為此學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廌應詔取其五十篇之文敵之于上上屢對近臣稱獎謂宜寘之優等以徠多選岩李公燾其父也尋攝右事直前奏事上面諭尤寵有司拘守令持之以不下迄用乾德咸平景德典故亟令召試中書廌嘗一辭善東南士人急之者中

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陳公出守福唐五明巽岩請補外七月得荆湖節度以狀自列乞侍親養待命于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書引試時薦着汪公與王召大臣已去國廌懼為當路所嫉故懇辭再三遂聽其侍親以行十年始召試中書六論命題已稍異盛時之制一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曆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經得六曰楊雄張衡孰優六論合格宰執持文卷以奏御王色驩動曰繼今其必有應書者矣上曰

原五題皆精記所出雖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可謂難矣蓋本朝六論四通即謂之合德格原亦既通其五矣宰執又同辭而進曰原之第塾亦為此學上曰盛行事會召塾試有司挾魏相傳內堯舜禹四字以籠之塾不能記因賜帛報罷輕薄子至作謔詞其畧云六論不知出處寫得烏梅幾箇聖恩廣大如天也賜粟帛歸去世俗遂為无真賢良由是竊名應科者亦得以售其偽且謂東坡猶不記云題出管子子由同試至以筆管敲試案方悟

此又齊東之語與謂李泰伯不記四科之題大畧相似案東坡所試題一曰王者不治夷狄二曰禮義以成德三曰劉愷丁鴻孰賢四曰禮以養人為本五曰既醉脩五福六曰形勢莫如德五題俱精貫惟形勢莫如德東坡誤認以為出于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吳起傳而特不記其出于傳贊之東句俗為子由不記信禮義以成德出論語樊遲請學稼下注東坡因老兵斟銅蟾溢硯坡志曰小人哉子由遂悟雖六題有此然其說亦不經與所傳管子事一也刑賞忠厚

之至蓋省試論非制科題云

第二則

愧却錄載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謂漢舉矣良多  
因災變今受瑞登封不當復置此科遂罷之故  
夫聖七年復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詔學士兩  
省御史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內外  
京朝官幕職三十縣及草澤各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一人已帖職者不舉是年八月及誠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至景德二年復置六  
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博通文典

武足安邊上疑脫  
去一句

連于變化三曰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四曰武足  
安邊五曰洞明韜畧逢軍決勝六曰軍謀宏遠  
才任邊寄委中書試論六首合格者親試是謂  
六科蓋謂此止設賢良一科今復唐之詔故也  
六題既命試至制策則恕矣愧却又疑林陶學  
士院不合格以為前無此一試不知乾德二年  
令吏部試策一道已有舊比今但不試吏部試  
于學士院耳

第三則

巽岩李公燾一制科題目序閣試六題論不出

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教天下士以  
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  
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  
望而去者欵然而士終不已此故而少挫其進  
取之鋒問之愈深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  
續失據之過士真多能哉斯執事優容之也道  
寧中陳彥始古不識題有司誰式不考而制科  
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宜其出也先是孔  
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  
佼佼焉思縱其淫心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

便於已也歆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  
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  
者尚肯復從其遊耶彥古區西昧於一未是必  
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客容卑傳  
註義疏之纖微且不及知矧為國家之大體渠  
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者猶惡其名決壞之然  
後止彥古出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矣無何以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欵至于元祐僅復  
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  
而士莫應豈非猶懲其彥古故耶蓋故古之所謂

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強  
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殆惡聞而諱聽之  
逐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應  
也余曾不自置第妄有意于古人直言極諫之益  
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強記終不近也恐  
其幸而從晁董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清  
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字家之文書撮其可  
以發論者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竊顛倒句讀  
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謎言雖若不可知而  
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于博奕云

爾實非制科之意也紹翁竊詳選岩李公之序  
謂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準式不考而  
制科隨罷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  
駁高第斥小官其說有當考者熙寧三年九月  
試制科二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常博  
士王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太廟齋郎張繪  
皆成人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叅軍孔文仲對策  
入第三等詔以所對意尚流俗毀薄時政不足  
收錄以惑天下觀聽令流內銓告示還任是歲  
御試罷詩賦用策七年以進士試策即與制舉

號異時政得失已許人上封事遂罷制科此後  
彥古緣何又復召試且特為彥古一人不通閣  
題而罷此科本朝閣試六題且載登科記所缺  
者惟紹聖元年所出題爾不知彥古所不通者  
何題李公何不明載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戶亦  
無官可斥也

### 高宗六飛航海

揮塵第三錄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有宣  
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  
幟以捍<sup>捍</sup>之賊既不知其地勢不測兵之多寡為

之小却傍徨不敢進者一晝<sup>晝</sup>夜由是大駕得以  
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穎士遷兩官擢通判州  
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刑部  
郎中紹翁謹按揮塵所載李其事跡皆當蓋紹  
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為光州固始人徙居  
建之浦城非福州也秀岩李公心傳朝野僉載  
以真公德秀嘗以書義魁鄉舉真公業詞賦亦  
嘗為魁著述斯難矣不知秀岩曾刊定否

### 韋居士

紹興初時宰有薦韋居士於高宗者高宗諭之

秀岩下与上文不類  
當另列一條

曰當今誰知有元祐人如韋許者又嘗調急之  
豈可以韋人帝比哉命之以官韋名許事深道世  
為蕪湖人從姑溪居士李之儀學不事科舉築  
室于溪上榜曰獨樂藏書數千卷適黃魯直兄  
弟蘇伯固父子來寓邑中相與游從許舊字邦  
任魯直易之以深道而為之字說元祐諸公之  
取逐士大夫畏禍雜素所親亦不敢相聞有道  
江上者公獨留連之極力調急不顧其它士大  
夫以此多之了齋陳肅公為作堂記且為頌贈  
別政和中都邑以名聞於朝一時當路如建康  
帥盧襄給事宣城守張叔夜樞密李密大尚書  
合詞以薦屬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  
薦之云韋雖拜官而邑人猶稱居士蓋了齋嘗  
稱之曰湖陰居士此載於蕪湖圖經圖經蓋韓  
卿所撰曰紹孫嘗以居士墓銘士韓云朱文公  
語門人貶逐正人貧無以為路費居士率致白  
金以邀諸路然則韋之調急又不特元祐諸賢  
紹翁謹按紹興九年元至七月宰相范宗尹范罷  
而後左相呂頤浩又相秦檜至二年八月秦罷



後然後朱勝非再相圖經謂紹興初時宰有薦  
韋于上者恐非宗尹檜是必朱與呂耳

### 九里松字

紹翁乙集載吳說所書九里松字詳美矣後閱揮  
麈後錄六卷載吳傳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  
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書九里松牌甚佳  
向來朕亦嘗書之終不迨卿當復以書揭之說  
頓首稱謝是日有旨物色說書猶藏天竺僧帑  
遂復揭之松門傳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  
字尚填以金過者皆見則紹翁乙集所載似是

而傳朋不以語揮麈何也以紹翁考之蓋不特  
此按續稽古錄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庭堅戒石  
銘於郡縣亦用金書聖人不沒人之善如此

### 王正道

甲集載胡公銓請斬檜事因及王公論未暇詳  
也揮麈錄錄載王正道倫死於虜謂虜人欲用為  
留守不從殺之紹翁按前後虜使於洪公皓司  
馬公朴虜皆以要取強之皆不屈然亦未嘗殺  
之甚至縱其出入倫不以屈頌被既如此以王  
氏有家廟傳記攻媿樓與揮麈所載絕異蓋倫拘

留虜廷密約宇文虛中劫虜及其地而南謀泄為虜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嚴寇盜矣

### 張通古

朝野僉載紹興八年北使張通古以行臺侍郎來聘稍工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襟與通古有舊乞襟送至境上通古為贈別云云紹翁竊謂虜法至嚴為之使者豈敢乞歸正人至境又云秦檜嘗示之以胡公銓封事一覽即皆誦此僉載之過聽也紹翁嘗考記載胡公封事一出虜中購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誦久矣何待誦於檜乎且檜為大臣何為與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此皆當訂正而後以脩史氏之闕

史文惠薦士

張史論異已見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公熹呂公祖謙張公拭曾氏逢輩皆薦召之朱公熹不仕幾三十年累徵不就於是文惠勉以君臣之義即拜詔惟張公拭不至蓋以文惠與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議不合也君子立朝議多不合張公何嫌而不至蓋猶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製賜吳益

孝宗以太母故女加眷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  
氣向清聖意怡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稱此  
一天好風月摘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璫持此賜  
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笑曰聊復當折簡耳

閩人訛傳兆域

愧郊錄六卷載閩人訛傳皇祖兆域可謂背治  
至今閩人妄中起妄謂朱信罪至拔舌紹翁嘗  
疑本朝寬厚必無是刑且朱信為本朝推本兆  
域其事雖繆其心不可謂之不忠神宗故怜之

若非元豐俱有赦後勿論指揮則閩人之妄未  
易破也訛傳兆域在福州俱脞院靈石山愧岩  
誤以為碎石山云

天上台星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為宣撫宣諭使板授其  
屬謂之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  
謂之天上臺星少人間宣幹多或謂皇甫斌治  
於岳之城南脾優所萃也其屬謠焉又謂之城  
南宣幹多又云宣威群下向宣威即恢復竟如  
何有以節制金山訂李全者其屬猥衆又有易

前二句去塞上將軍衙城南節幹多却掃編載  
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  
宗嫌名易為幹辦時軍興屬公數倍平時有題  
於傳舍云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蓋始此曹  
曹武惠以平江南功歸詣閣門自稱曰勾當江  
南公事回今世借授白帖輒自稱某幹管云

### 洞仙歌

紹興間有題洞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  
飛動真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為洞賓所  
為書浸達於高宗天顏驟然而笑曰是福州秀

才云爾左右請聖諭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蓋  
闌音云其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  
却半烟草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  
山不老雨中風帽四海誰知我一釵橫空幾番  
過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  
鎖認雲屏煙瘴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  
久而知為閩士林所為聖見異矣蓋林以巨舟  
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蓋  
神云

### 方奉使

乙集載莆陽方出使事詳矣今又得之揚開國  
圭圭嘗與方始屬能言其與偽元帥辯難者甚  
至方見元帥元帥叱問之曰前日何故稱兵今  
日何故求和詞色俱厲公從容對以前日主上  
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民也  
二者皆是也元帥笑而不復詰開國乃文忠真  
公之外舅嘗對真嘆息云我輩更喫五十年飯  
時圭年也不會如此應對開禧間文宗忠為學官  
圭以三省樞密院酒官充書云

草頭古

嘉定間禁止青蓋事蓋起於鄭昭先無以塞月  
課前錄載其事太學諸生與京兆辯時相持之  
不下薛會之極胡仲方槩皆史所任也諸生伏  
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其象其  
姓也謂虛我生民莫匪爾極象其名也薛不安  
其位力乞去時相謂曰彌遠明日行則尚書今  
日去薛不能不留自侂胄得柄事皆不隸之都  
司初議於蘓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  
自時相君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諫臺上既  
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聶善云亦相

所任大抵以袁潔齋真西山樓陽叔蕭禹平危  
逢吉陳師處輩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帥蜀道從  
金陵逢吉之弟何為江東師屬也勞之於驛即  
聶因語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議論應詳不樂  
竟不餞之銜之終身善之士人也胡薛以儒家  
子習於文法云

三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晦以為元為乾四德  
之長愧不足以稱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  
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嘗從容扣之以字義真

荅以慕元德秀之為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  
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為明謂高山近止  
對明行行止也處易為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  
謂也二公州里則同而文公又真公所聞而知  
之師且謚又同一字而字義之誤又皆能自知  
其非而易之然當時至今但稱二公曰元晦景  
元而未嘗稱之曰仲晦希元蓋其習稱已久而  
不能以處易也文忠始於舉子命字之義非得  
於師友始字曰實夫後鄉曲有輕薄子曰只恐  
秀而不實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則不然其師友

曰籍溪曰延平願不能救其字之誤也而必誤  
公之自悔其亦異乎王通笑通之弟曰績字無  
功通曰神人無功非尔所及也故終身名之

### 單夔知夔州

單夔以家貧祈即孝宗聖聽高遠知其所至  
中太書御札云單夔知夔州後竟不赴易建寧  
錢象祖嘗獻珠塔當於韓侂胄迨其致仕詞臣  
艸詔進封珍國公二事畧相似也

### 寧皇御舟

張巨濟字宏圖福清人嘉泰間上書寧宗以慈

非特上段脫去一句

懿殯陵今在湖曲河若陛下游幸則未免張樂此  
豈履霜露之義寧皇感悟其言旋轉一秩由此  
湖山遂無清蹕之聲非特儉德之御鷁至沉于  
波臣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便是光皇節  
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 兩朝玉帶之祥

徽宗親解玉帶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興之祥  
事載國史諸書此不復載至高宗以常德為孝  
宗潛藩尤有足紀者先是常德有玉帶渠在城  
內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於城府

最利且避陵名更名秀水守臣龔穎篆秀水斗  
門以表之熙寧元年有異人號海蟾翁劉易者  
寓天慶觀謂所羨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帶當  
有佩是者應之未幾孝宗啟社又流虹繞電之  
地實曰秀州亦秀水之讖云

張公九成玉帶

張公九成自為士時常遇至人許以官爵見玉  
帶則止後張為掄魁又天下相望所屬人謂至  
人之說且驗會公與客共觀王欽若以計取上  
方解賜玉帶事則撫掌大恚曰姦臣姦臣聲漸

微而公逝矣嘉定間寧皇賜史彌遠趙師揆楊  
次山等以玉帶惟彌遠上所解賜他皆取於內  
府朝之任者與四方之門生故吏汎然啟賀其  
賜帶與趙楊等混然無別雖彌遠未嘗留意儷  
語因覽衆啟畢獨取一啟內解賜二字曰此却  
知彌遠是上解賜此紹翁為人代作



四朝聞見錄卷丙集終







